

铁血文库 特刊

图说大坂之阵

褚以炜◎著
宋毅◎主编



真田左衛門

毅品文

铁血文库 特刊

图说大坂之阵

褚以炜◎著
宋毅◎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说大坂之阵 / 褚以炜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87-5395-0

I. ①图… II. ①褚… III. ①战争史—日本—1614-1615 IV. ①E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9016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张月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违者必究

图说大坂之阵

褚以炜◎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部 / 0431-86012957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网址 / www.shidaicn.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260千字 印张 / 14.25

版次 / 2017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前言

庆长五年（1600年），德川家康为夺取丰臣秀吉殁后的丰臣政权主导权，与奉行^①石田三成、大老^②毛利辉元等人组织的西军在美浓国（今岐阜县）的关原进行了一场决战。家康在获得这场决战的胜利三年之后的庆长八年（1603年）成功从朝廷处取得征夷大将军职^③，随后在江户建立了幕府。但是，家康能够取得关原之役的胜利，实际依赖于在这次决战中支持他的丰臣氏谱代（嫡系）诸侯的奋战，他不得不在西日本封予他们面积巨大的领地，而秀吉的继承者丰臣秀赖也保持了他“天下人”^④的身份，依然雄踞大坂，和西国的丰臣谱代大名同声共气，绝不对家康称臣低头。所谓“德川氏通过关原的胜利而夺取天下”的俗说并不全对，新生的德川政权依然危如累卵。日本政局一时俨然有德川、丰臣新旧“二重公仪”^⑤之况，家康为打破这个格局，可谓殚精竭虑。

在之后的十余年里，家康逐步收紧对秀赖的包围圈，但秀赖依旧不肯对家康称臣。庆长十九年（1614年），以方广寺钟铭事件为契机，获得了进攻丰臣氏的名分的德川家康动员全国大名，对秀赖所据的大坂城发动围攻。秀赖则聚集浪人，进行顽强抵抗。经过1614年冬和1615年夏两次战役之后，大坂城内的丰臣方主要将领大半阵亡，秀赖则和其生母淀姬一道自尽。在丰臣家灭亡之后，幕府将庆长二十年改为元和元年。至此，

① 奉行：指接受主君命令执行公事的担当官员。自镰仓幕府以来，日本武家政权就设置了一批常设或临时设置的“奉行”来分掌各种政务。

② 大老：指的是五大老，系丰臣政权的职制，晚年秀吉为辅佐尚未成年的丰臣秀赖所设。由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死后为利长）、宇喜多秀家、毛利辉元、上杉景胜担任。

③ 征夷大将军：在日本历史上，原为大和朝廷为对抗虾夷族所设立的临时的高级军官职位，本应于停战时即功成身退。“夷”其实是指曾在本州东部和北海道居住的虾夷族，“将军”一词指军阶中的高级领导职。

④ “天下人”：即掌握天下的最高权力者，指日本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时代，信长、秀吉独立于朝廷权威和将军职，以霸权统治日本而言。

⑤ “二重公仪”：公仪一词在当时指代将军权力，也表现为一种领主阶级的共同政治利害关系。二重公仪是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名誉教授笠谷和比古提出的用以说明关原大坂两战之间日本国制结构的研究概念，意即秀赖和德川将军一样，也具备武家政权领导者的名与实。

除 1638 年爆发的“岛原之乱”外，日本全国到 1868 年明治维新为止，成为了一个没有战争、完全和平的国家，史称“元和偃武”。

关原决战之后的政治格局究竟如何？德川家康是否蓄意灭亡丰臣血脉？两者的矛盾是否有可能调和？方广寺钟铭事件是德川家康的捏造吗？大坂城壕的填埋是不是一个“阴谋”？真田信繁的决死一搏究竟有几成胜算？本书将用日本历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尽可能给以上历史谜题做出合理的解答。

CONTENTS

目 录

- 一 关原之战的战后处理以及
各方势力的动向 001
- 二 德川“公仪”的成立 017
- 三 庆长十六年二条城会见
——没有刀光剑影的较量 039
- 四 “君臣丰乐，国家安康”
——方广寺钟铭事件的发酵 061
- 五 七将星汇聚大坂城
——大坂方的招兵买马 081
- 六 冬之阵交锋始末 097

七 和战之间 133

八 人运天算道明寺 151

九 大坂方最后的希望 167

十 功败垂成的天王寺－冈山决战 177

十一 烧为灰烬的山里丸库房 203

后记 215

参考文献 219

一 关原之战的战后处理以及各方势力的动向

庆长五年（1600年）九月十五日，在“天下人”丰臣秀吉去世两年之后，丰臣政权主导权之争达到高潮。这一日清晨，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与实际上由丰臣氏奉行石田三成统领的西军，在美浓国不破郡的关原（今岐阜县关原町）展开决战。两军鏖战至正午仍呈胜负难决的状态，后因西军一方小早川秀秋部倒戈，战局瞬间发生了戏剧性变化，遭受意外打击的西军全线崩溃。作为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节点之战（日谚曰：天下分け目），这个结局来得实在太快。毋庸置疑，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命运也在这一瞬间被决定下来了。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失败者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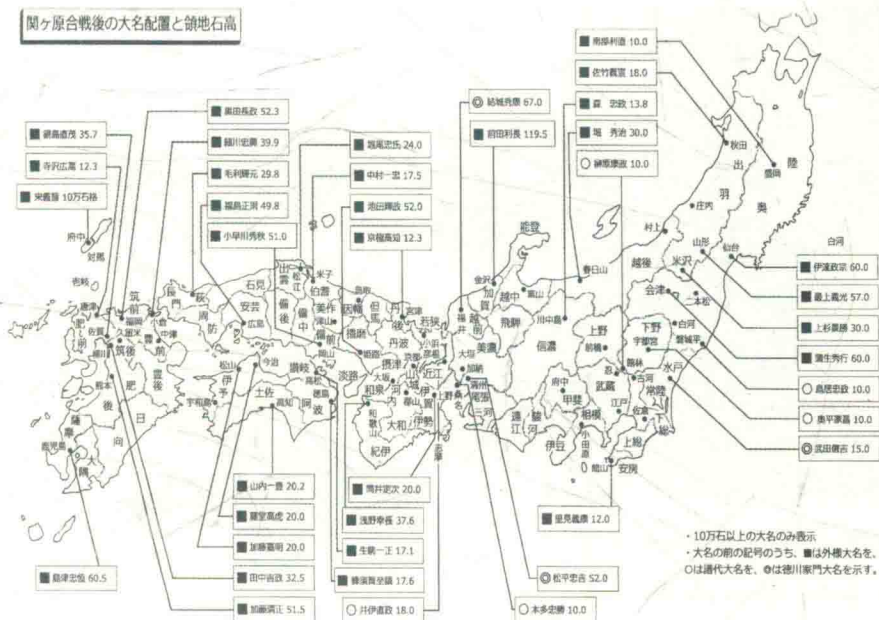
在当天实际作战中统领全局的石田三成逃出战场，向其居城近江佐和山城逃亡。关原决战六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成在今滋贺县米原市和岐阜县揖斐川町之间的伊吹山中就擒。作为起事首谋和实质上的总指挥，东军方面对他的追捕确为最严。接着，石田的盟友小西行长和在西军集结上出了很大气力的毛利氏外交僧安国寺惠琼也一同在亡命之路上落网。同年十月一日，他们三人在京都六条河原被处极刑，一命归西，其下场可谓悲惨。

在失败者中，有些人虽幸免改易（除封）之祸，但也被没收了大量的封地。比如西军的总帅，在战役期间一直坐镇大坂城的毛利辉元。虽然他由于同族吉川广家的“走钢丝”举动，一时得到了德川氏保证其领地的承诺，但是东军进驻大坂后，他勾结石田三成，积极参与西军的证据曝光，于是当初和德川氏并为东西两雄的大毛利家，被砍成了仅有本州最西隅的周防、长门两国的近世大名——“长州藩”。

至于在关原之战中第一个成为德川氏打击目标的北国重镇会津领主上杉景胜，在得知东军获胜时，立即停止了对羽州最上氏的攻击，朝德川氏恭顺。上杉氏最终付出的代价相



◎ 彦根城本所藏关原合战图屏风，现藏于关原町历史民俗资料馆。作为彦根藩主持制作的合战绘卷，该图着重彰显了其藩祖井伊直政的奋战



⑤ 关原战后的大名配置。只标示领地十萬石以上的大名，黑色方块为“外样（非嫡系之意）大名”，单圈为“谱代大名”，复圈为德川一族的“家门（亲藩）大名”

当之大，他们原先和毛利氏一样账面高达一百二十万石^①的广大领地被削减到三十万石，而且从陆奥会津转封到出羽米泽。常陆水户的佐竹义宣坐拥五十四万石领地，与石田三成私交甚笃。但因为关原之战中态度暧昧，而被转封到出羽秋田的苦寒之地。这样，被除封和没收的西军大名领地达到六百三十二万石之巨，但是，其中约五百二十万石主要作为战功奖赏封给了投靠东军的丰臣系武将。

更为凄惨的是，有的人不仅被没收领地，还过起了长期的逃难生活。比如“丰臣五大老”中年龄最轻的西军重镇宇喜多秀家，战后一度藏匿在岛津氏的领国萨摩之内，在那里过了两年的亡命生活，后来被送还京都。庆长十一年（1606年）宇喜多秀家被流放到八丈岛，在当地蛰居了五十年才去世，还留下了不少轶闻。另外，阴差阳错地进了西军阵营的萨摩岛津氏没有受到德川氏的处罚，保持了原有领地的完整。

① 丰臣德川政权用土地上大米的生产量来作为封建诸侯的土地，以及其封建义务承担额度的标准，这个制度就是所谓的“石高制”。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数值实际上政治意义高于事实意义，有时中央甚至会无视实际经济情况，用大名诸侯必须刚性承担的军役数额大小逆向规定石高额。所以石高额并不能用来衡量一地的经济实力。

关原合战时，在信浓上田城（今长野县上田市）拖住了德川秀忠的真田昌幸、信繁父子，被迫蛰居于纪伊国高野山麓的九度山村，这完全是由于其长子，算是家康养女婿的真田信之为其求情而得到从轻发落。在后世的传奇武打小说和话本里，都有描写这对父子在流配地为辅保丰臣江山打倒德川而枕戈待旦，等待再举机会的情节。实际上，他们哪有这等雄心壮志，生活落魄得很，一心希求幕府对他们网开一面。昌幸在家康就任将军的庆长八年（1603年），还期望通过真田信之走家康近臣本多正信的路子，以求获赦回本家，但以失败告终。而后，这对父子只能靠本家、纪州莲华定院以及浅野氏的少许救济勉强度日。昌幸在一封某年三月二十五日写给信之的书信中叹道：“此一二年因为上了年纪，气力衰竭（中略），长年山居此处，万事不便，（你）想必能推察。”已经全然一个衰朽老者的气象。直到他去世，幕府的赦免命令也没有下来。

在关原之战中和德川方敌对的武将，除掉少数幸运儿外，皆面临着暗淡的前景。关原一战之后，社会复归和平，浪人武士的就业行情自然不看涨，并且，诸侯们也不乐意征辟这些政治上有污点的人。他们若不肯改业，只能过起希望渺茫的放浪生活。相比之下，东军方的丰臣系大名借着论功行赏的东风分了他们的家业，很多人一跃成为国主级大名。

这样，浪人的去向就成了关原战后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仅如此，被减封的大名

毛利氏最大势力(天正9~10年頃)



豊臣秀吉時代知行地



関ヶ原の戦い(慶長5年)以後



◎ 毛利氏在1582年—1600年之间的势力范围变迁示意图

因为无法维持战前的领地规模，所以一般只能靠削减家臣采邑的手段勉强度日。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前面提到的毛利氏，其领地基本缩小到了战前的三分之一，毛利氏只能采取削减每个家臣的封地的方式来图存，不满待遇缩减而出走的家臣不在少数。当然，也有像佐竹氏那样在转封之时将许多在乡小领主和各家臣的次子、三子留在本乡（当然，这些从十一世纪以来便扎根在常陆国的土著武士也未必喜欢远赴北国），并且裁减下级家臣的手段来维持其存续的例子。这样，浪人问题便不可避免，在后来的大坂之阵中，无数有名无名的浪人聚集到大坂城，可见失业浪人已经膨胀到了相当大的一个数字。



◎ 福冈市立博物馆藏黑田长政骑马像

下面我们先以宇喜多氏的家臣为例，来具体看一看他们的境遇。

宇喜多秀家的重臣知名的明石扫部，其大名在很多后世写成的二手资料中被记为明石全登，但其人的详细事迹在史料中并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关原之战前夕，宇喜多秀家因为宠信近臣，导致家臣团分裂，从而引发了“宇喜多骚动”。宇喜多詮家（左京亮，后改名坂崎直盛）、户川达安等一大批重臣在这次内讧中脱离了宇喜多氏，但明石扫部还是留在了宇喜多家臣团中，在关原之役中为西军而战，他还试图策反当时在德川军中的户川达安，但不管怎样，战役以西军的失败而告终。他在关原之战以前，就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另外，和他立场不一的宇喜多詮家也是天主教徒，恐怕在他们的部下之中，天主教信者也不在少数。战败以后，他和备前国内约三千人的信徒移居到了当时也属天主教大名的筑前国主黑田长政领内。除了全登以外，黑田氏在弃教以前还是庇护了为数不少的天主教浪人。

另外，在江户时代成书的地志《越贺登三州志》庆长十九年（1614年）三月的记事中，在从加贺前田氏处流放出去的天主教浪人名录里能看到一个叫作宇喜多休闲的人名。虽然不能具体知道他是何人，应该也是和宇喜多氏有关的人物，由于秀家的正室是前田利家的女儿豪姬，恐怕此人是借助着这层关系寻求前田氏庇护的吧。又据传教士方面的资料，在此同时，曾出仕秀家的一个名为 Guiuzza 的人物和其三个儿子被前田家流放到津轻，这个 Guiuzza 和休闲属于同一人物的可能性很高。



① 岩佐又兵卫作《伞張、虚无僧图》。制雨伞是贫困武士和浪人经常从事的副业，而虚无僧是普化宗僧徒的称呼。在江户时代，幕府特许无职浪人出家为该宗僧侣云游糊口

这些天主教浪人在江户初期当局对天主教尚属宽容的时代，尚能通过同教之缘和姻戚关系寻求有力人士的庇护。但是在幕府严行禁教之后，这些无处可去的信徒很多便在大坂之阵中参加了丰臣一方。这些一时之间还有处可投的人或许还是幸运的，因为更多的人正为寻求出路而四处碰壁，身处逆境之中。

有一家本贯在美作国瀬户村（今冈山县美作市）的国人领主江见氏，他们在室町时代就是名列足利幕府外样众的名门。这一族在文禄、庆长年间有个叫江见景房的人，从姓名可以看出，他大概是先跟随前守护代浦上宗景，后来从属了取浦上氏的宇喜多氏。他随宇喜多氏参加过秀吉侵略朝鲜

的战争，据说还周游各地修炼武艺本领。但在关原之战前后，此人以其本贯瀬户村的田产以及家臣五郎右卫门、同家所传长船忠光的胁差为质当，从其兄江见秀清及侄子江见秀纲那里借出了金子十两、江见氏先祖的系图以及赤松氏、浦上氏等原备前国主下发给他家的各种证据文件。这无疑是为了实现“下岗再就业”，而向“用人单位”提供一份完美的履历所必需的证明资料。但是根据江见氏的系谱，此人老后住在（美作国）胜田郡下山村，子孙亦在当地，可见他的求职之路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放弃武士之路归农。这样的例子在当时非常之多，有很多原属东国大名的武士，家传文书却留在了关西农家。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为了重新寻求出仕之途而背井离乡，最后只能终老异乡。

这些找不到工作的浪人武士不少都跑到京都等中心城市，或者企图凭借关系东山再起，或不得不以副业糊口。以信浓小诸城主仙石氏为例，在关原之战中，仙石秀久投靠东军，属于德川秀忠的部队序列。众所周知，秀忠因为在上田城一战中被真田昌幸拖了后腿，未能及时参加决战，遭受家康责备，当时秀久在家康面前为秀忠说了不少好话。秀忠做上将军后，仙石秀久就受到领地加增待遇，成为但马出石城主。秀久长子仙石久忠和次子仙石秀范本是家督继承人，但仙石久忠却投到西军一方，于是被废嫡放逐。他只能改名宗弥，跑到京都，在新町通二条北面的地方开了个私塾，以教书为业。本来是一城之主，却落到当一个孩子王的下场。但他这样的境遇也绝不是个别现象，比此人家格更高的原土佐国主长宗我部盛亲，在当时也和他一样，不得不放下诸侯老爷的身份，在京都当起了私塾先生，教授一帮孩子识文断字。

长宗我部盛亲是土佐的战国大名——曾一度打下了差不多整个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的四子。元亲长子信亲战死于秀吉的九州征伐之役，于是盛亲在天正十四年（1586年）被



⑤ 位于今四国高知县高知市浦户的浦户城天守台旧址。浦户城原由土佐国人领主本山氏所建，长宗我部元亲在1591年对此城作做了大改建后，从大高坂城（后高知城）移住于此，它是长宗我部氏晚期的政厅所在

元亲钦点接班，其正式继承家督则在元亲歿后的庆长四年（1599年）。对于这个越过两个哥哥，仅因父亲溺爱而得即位的少主，长宗我部家臣团中颇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内斗不断，盛亲的基础难以牢固。等到盛亲继承家主第二年，关原之战爆发，他被裹挟加入西军，但在决战中，他将阵地布在远离主战场的南宫山后，以一个看客的身份观摩了这场大战，在西军败局已定后，他撤兵回国。战后，他一面通过德川重臣井伊直政向家康求情以避免清算；另外，指示家臣泷本寺非有和桑名吉成等人加固居城浦户城，并囤积兵粮进行两手准备。当年九月，盛亲听信重臣久武亲直之言，认为其兄津野亲忠和伊豫的藤堂高虎合谋，要对自己不利，便在当月二十九日在土佐国香美郡岩村的灵严寺里诛杀了津野亲忠。一说津野素与藤堂高虎相善，曾通过藤堂在家康那里为长宗我部氏存续而说项。对于位子不是很稳的盛亲而言，这个曾是自己接班竞争对手的哥哥一旦得到家康的好感和信任，对自己就是极大的威胁，在此板荡之时做出杀兄举动，并非不能理解。但是，这一鲁莽举动触怒了家康，盛亲虽然亲自上京予以辩解，但未能获得谅解，终于遭到除封之祸，远江挂川城主山内一丰取代了长宗我部氏成为土佐国主。之后，盛亲也只能在京都开私塾，过起了绝望的浪人生活。

在盛亲的京都蛰居生活中，有一个叫明神弥八的原近臣随侍左右。对于这位忠仆，盛亲在一封未书年号，大抵可以推断在庆长六年前后的书信中感谢他一直以来的忠勤，并劝其为糊口计先找别家大名就业，书信中有“到我的家业也顺利的时候……”云云的讲述，可见盛亲一直没有放弃重新成为大名的希望。同时，盛亲还给自己的堂兄弟香宗我部贞亲（元亲三弟香宗我部亲泰次子）的监护人中山田政氏去信，也是劝他可以先出仕他家以维持生计，但等到长宗我部氏再兴之时，希望他们能归参本家。但是，香宗我部方面对盛亲的态度十分冷淡，有意保持距离。盛亲尽管对复兴本家期望很大，但周围众人却对此有较为冷静的判断。

那么，盛亲又是用什么方法来图谋重振家业的呢？他所依靠的救命稻草是原室町幕府政所执事伊势氏的重臣、精通各种武家典故仪轨的蜷川家当主蜷川亲长（号道标，国人熟悉的日本动画片《聪明的一休》里的重要角色蜷川新右卫门，就以他们一族中有名的连歌名匠智蕴为原型）。此人旧仕室町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永禄八年（1565年）义辉横死于三好、松永氏发动的政变后，亲长一度躲到土佐，投奔娶了自己妻子异父姐妹的长宗我部元亲，因其家学渊源，以及出色的和歌、连歌技艺而受元亲重用。关原之战后，亲长因协助新领主山内氏平定长宗我部遗臣发动的浦户一揆事件有功，而被家康看中，拔为幕府旗本武士，在山城国级喜郡食封五百石，又以他精通典故、广于见识，家康还任用他作陪自

已聊天解闷的御咄众。盛亲不外是想借助蜷川氏同长宗我部氏的旧谊，让他在家康面前为自己说项。他频频给亲长去信，求得一面之机，但亲长当然知道自己在德川家中的地位并不牢靠，何况盛亲被家康厌憎，给他说话搞得不巧自己也要惹一身腥，于是便借故拒绝了盛亲的面会请求。盛亲的再兴之愿为此基本告绝。他的境遇是无数西军浪人的一个缩影，其中丢掉封地的大侯伯里能够有幸恢复大名地位的人寥若晨星。

浪人们汇集在京都的一个原因，除了该地经济发达人口密集便于从事副业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关原战后家康因公事时常暂驻京都的伏见城。对于这些希望平反的人来说，在此期间上访求得获赦是很便利的。但本来就富于自治传统、小共同体边界森严的京都町众并不欢迎这些行为粗暴的外来人，他们一来怨望重、脾气大，二来个个都荷刀实枪，甚至还有几个家臣跟班，难免成为社会治安上的毒瘤。从丰臣秀吉时代起，针对浪人的法令就十分严苛。早在天正十一年（1583年）六月，秀吉就对管辖京都市政的奉行前田玄以下达关于城市管理和诉讼处理的七条掟文，其中一条关于浪人的条文便规定：“洛中洛外诸浪人，秀吉未明底细之人，不许居住。”一言以蔽之，就是要让这些浮浪可疑之辈从京都内滚出去。另外，秀吉还允许京都町众的自治组织对于各类奉公人（服侍武士，被称为“小者”“中间”之类的下级仆役，其临时、浮浪性很强）对町民的“狼藉非分”行径，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町奉行报案。文禄五年（1596年），当时负责管辖京都下京地域行政的石田三成也禁止奉公人对町民的“非分”“狼藉”行为。有其法则必有其行，我们从这些法令的背面也可以看到当时京坂大城市中所充斥的浮浪人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不仅官府如此禁遏，町民的自治组织也极力排斥浮浪人口的流入和居住，天正十六年（1588

年），冷泉町就定规矩禁止住民将住家卖给武家奉公人，违规者将被处以罚款。在文禄三年前，下本能寺町和鸡鉾町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可见在关原战役爆发以前，京都就并不是一个欢迎失意者和流动求职人口的城市。在关原合战结束以后，德川氏派来管辖京都市政的“京都所司代”板仓胜重完全沿袭秀吉政权以来的方针，严格清理盲流人口。在



◎ 江户时期一个日本武士行军从征时的典型情况，其中的马夫和抬武器、辎重的从卒皆由“中间”“小者”等“武家奉公人”担当



① 本多忠胜画像（本多隆将藏，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模写本）。这位据说出阵数十次未有负伤的勇将，晚年却因雕刻木佛划破手指感染而亡

庆长八年（1603年）三月，上面提到的京都冷泉町就奉板仓的命令取缔借宿的奉公人，当年十二月则规定奉公人借宿町内必须得到板仓胜重发给的宿券。这样，无论什么身份的浪人以何种理由到京都暂厝，都必须经过京都所司代的许可，并服从其管理。想要将浮浪武士从居住范围里排除出去的京都居民和意图将不逞浪人严密监视管控的德川当局两方在这里达成了高度一致。这样，对于西军浪人们来说，只要他们不放弃武士身份改行择业，不仅难以在大都市里讨生活，而且必然受到政权当局的严密监控，其再就业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艰难。

成者王侯败者寇，相比于西军败将的黯淡末路，在关原之战中获胜的东军武将，又得到了怎样的待遇呢？

德川家康从西军所没收的领地共达六百三十二万石，其中成为德川氏直辖领的土地仅达一百三十五万石，另

外全部成了非德川嫡系东军大名的恩赏地，领地分配根据军功次序的原则逐一分配，实际负责制定分配原案的是家康的亲信武将井伊直政和本多忠胜二人。地缘政治结构经过这次政权洗牌，一时出现了十分微妙的格局。

首先，在领地分配上面，占了最大份额的是在关原决战中成为主力的丰臣系东军武将。造成这种格局的祸首不是别人，而是家康自己。他在关原决战西上之际，对统率德川嫡系主力部队的德川秀忠下达了沿东山道进军时优先镇压敌对势力再行西上的军令，结果导致秀忠久攻上田不下，贻误了德川主力参加关原决战的契机，这可谓他在关原博弈中落下的最大臭子。结果他只能依靠丰臣系东军武将打胜了关原决战。所以战后论功行赏的大头当仁不让地落在了这些人头上。其中获封增幅最大系有以下几位：